



一生痴迷吹打弹拉

——访京剧三弦演奏家马忠昆

在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三弦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的一场演出中，来自中国京剧院的马忠昆用三弦演奏了京剧的著名唱段《古道别》和他自己改编的《寄生草》。

马忠昆的演奏突破了传统京剧三弦的演奏技巧和一些处理方法，把民乐三弦里的双弹、双挑、扫弦、揉弦和各种软、硬滑音都运用到京剧三弦中，这在传统京剧伴奏中是绝无仅有的。演出结束后，反响热烈。人们说，京剧三弦在京剧舞台属于从属地位，如今能够登上独奏舞台，其意义在于促进了京剧三弦演奏技艺的提高。

偶然机遇 报纸得来



1960年7月暑假的一天，南京吉清小学几个十来岁的小男孩正在街上玩耍。见一位邮递员把一份报纸投到一个单位的门缝里。邮递员一走，一个淘气的孩子便从门缝里把那份报纸抽出来，打开报纸后，他发现在一个不起眼的地方有一则招生简章，仔细一读，原来中国戏曲学校要在南京招收京剧科和音乐科的学生，而且管吃管住，男孩把报纸裹好重又塞进门缝里。傍晚回家后，男孩向父亲说出自己想报考中国戏曲学校的想法。男孩的父亲喜爱京剧，从兜里掏出五毛钱报名费递给男孩，说道：你明天去试试吧。第二天，男孩徒步走了很长一段路找到了考试的地方。经过各项测试，这个很精神的男孩被招生老师录取了。不久他就背着简单的行囊来到了

北京。这个男孩就是少年马忠昆。

名师授业 终生难忘



偶然从报纸上得到的消息，成就了马忠昆一生的事业。在马忠昆简朴的家里，他说起当初报考中国戏曲学校的初衷：“离我家不远有一所南京戏曲学校，时常看见这

些学生排着队从我们家门

口经过，我很羡慕他们。”马忠昆没想到，就因为自己的淘气，竟跨进了曾经非常羡慕的戏曲学校的大门。马忠昆还透露了当初想报考戏校的另一个原因：“当时我们家生活比较困难，如果考入戏校，每月有15元的生活费，这能给家里减轻很大负担。”

刚进入学校的时候，马忠昆先后接触了京二胡、月琴以及各种打击乐。第二学期马忠昆开始学习三弦和吹奏乐器。

马忠昆告诉我，在戏

马忠昆的演奏突破了传统京剧三弦的演奏技巧和一些处理方法，把民乐三弦里的双弹、双挑、扫弦、揉弦和各种软、硬滑音都运用到京剧三弦中，这在传统京剧伴奏中是绝无仅有的。

校学习三弦的学生属于比较聪颖、有灵气的学生，他们除了学习三弦外，还必须学习唢呐、笛子和堂鼓，京胡作为副科也要必修，是课程最多也最累的专业。在京剧乐队里，三弦兼任的乐器最多，至今在京剧舞台上搞三弦伴奏的仍然要负责堂鼓、笛子和唢呐。“祁善华先生教我三弦和堂鼓，马竹青先生教我唢呐，还有很著名的、曾给梅兰芳先生吹笛子的迟景荣先生教我昆曲，他特别喜欢我。还有关禹洪先生，他教南派昆曲笛子。吴炳章先生教我京胡、京二胡及弦合课。”1964年，马忠昆还向中国音乐学院的唢呐教授赵春峰先生学习了两年民间唢呐的滑音、吐音、花舌等技巧。马忠昆回忆着当年在学校时那些老教师们为自己精心传授技艺的情景仿佛就在昨天。马忠昆说，京剧没有什么教材，只是通过老师口传心授地教。“在戏校学习的6年时间，遇到这么多好老师，也算我们这一代人有福气。”马忠昆称，跟这些老师学到了不少真东西。

突破传统 融会贯通



在学校期间，由于马忠昆在专业上刻苦努力，很受领导的赏识和培养。学校本已打算毕业后让他留校，没想到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学校所有的业务活动也就全部停顿了。

“文革后期，学校成立了一个演出队，我被安排到演出伴奏，”马忠昆回忆着有些模糊的往昔。后来他又被分到65军锻炼，最后又分到战友京剧团……经过许多生活的变故，1979年，他调到中国京剧院三团工作。至此，马忠昆的京剧伴奏才算真正走上正轨。

在不同时期，马忠昆先后与袁世海、杜近芳、张春华、李维康、耿其昌、刘秀荣、刘琪、于魁智、张建国、张火丁等著名京剧演员合作。“很多重要演出，演员们都愿意让我给他们伴奏。”其实除了技术全面、经验丰富、人缘好以外，正如马忠昆所说：“我在三弦伴奏、唢呐、笛子伴奏上有独到的地方。”在三弦伴奏中，马忠昆把民乐三弦的一些技法如双弹、双挑、垛指、滑音都运用到京剧伴奏中。他还借鉴了一些月琴的技巧，在节奏型上进行了新的处理，把逻辑重音转移一下，艺术效果就与常规的不一样，显出了“精、气、神”。

三弦曲子《大浪淘沙》、《柳青娘》、河南板头曲《上楼》

马忠昆也经常练习，旨在吸取其中的营养为京剧伴奏服务。

中国京剧院在排练《恩仇恋》时，共有九个调门，只有一把三弦，于是马忠昆开动脑筋，不久他首创了“相对固定调”的定弦方法，打破了传统三弦的首调定调模式。演员不管唱什么调，演奏者不必调弦，只是变换指法，大大方便了三弦演奏者。他说，艺术上的提高，离不开舞台实践。因循守旧，就想不出办法来。“这是我的重要的一个突破。”马忠昆自豪地说，现在很多学生都在跟他学这种定弦方法。“当然，在调门上下不靠的情况下，就用保留指指把来演奏。大段唱腔一定要动弦，这是伴奏的一个规律。”

马忠昆用笛子不是只吹昆曲的伴奏，他还经常吹江南丝竹的一些曲目。他有意识地训练自己掌握京剧伴奏以外的演奏风格，以把这些技巧熟练地运用到戏曲伴奏中。因此马忠昆在京剧舞台伴奏中不拘泥于传统模式，而是注入了自己的思想和对剧情的理解，调动所有的技巧为人物、剧情服务，鲜活、灵动，技巧娴熟的伴奏令许多表演艺术家都愿意与马忠昆合作。

李光是著名武生演员，他的代表剧目是《大闹天宫》。马忠昆在给李光伴奏中，用D调唢呐把向赵春峰先生学来的民间唢呐的三吐、双吐、滑音、花舌等技巧全用在伴奏中，在国内外反响都很强烈。他还把三弦的独奏技巧也用到该剧中。民乐的技巧大量的恰当地运用到京剧伴奏中，很好地烘托了剧情，得到内行及中外观众的好评。有一次在日本演出，专门介绍京剧乐队的乐器，马忠昆用所有的乐器编排成一套完整的节目，在京剧的曲牌中充分展示每件乐器在伴奏中的性能，展示京剧伴奏乐器独特的魅力，收到了很好的艺术效果。

“我对艺术的看法是不拘泥于传统，突破传统。”马忠昆说，在艺术体现上就追求一个字：美。无论是表演艺术、造型艺术都要体现美，京剧伴奏亦如是。几十年来，带给观众美的享受是马忠昆一贯的追求。





教学伴奏 双获丰收



今年58岁的马忠昆在武戏上堂鼓照打,而且仍如小伙子一样生龙活虎,这完全得益于他“冬练三九,夏练三伏”的童子功。他说在戏校上早自习,三九天在院子里练堂鼓,练出一身热汗。马忠昆打堂鼓和别人不一样的地方,是根据舞台演出的气氛对鼓点和节奏加以变化,没有深厚的基本功和运用自如的演奏技巧是不会这样伴奏的。马忠昆已走上了“从必然走向自由”的境界。如今他吹唢呐可以不用气盘,没有一定功夫的人很难做到这一点。

除了演出,马忠昆多年来兼任中国戏曲学校附中的器乐教师,把他几十年来积累的演出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学生,突破了学校传统的教学模式,生动活泼,深得学生的喜爱。他希望通过他的授课,学生在技术上能上升到一个新的层次,让学生不光会吹老的京剧曲牌,还能吹一些独奏的东西。马忠昆告诉我,他教的一个学生在一次“推新人大奖赛”上用三弦演奏了《蝶恋花》获得了一等奖;另一个学生用小三弦弹奏《夜深沉》,一举考入中央音乐学院。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举办的梅兰芳金奖大赛中,中国京剧院演员获得了8块梅兰芳金奖,其中7块金奖是马忠昆参加伴奏的,吹、打、弹全招呼。我问马忠昆,领奖的是前台演员,你在后台伴奏,心里平衡吗?他回答:我也光荣啊,起码是我们伴奏的,也有我一份功劳。

发明革新 服务京剧



上个世纪80年代,马忠昆和三弦制作师宋广宁共同研制出一种比大三弦小、比小三弦大的中型三弦。“当初我用大三弦,伴奏新编唱腔很好,比较浑厚,表演手段比较丰富,但它有局限性。”马忠昆说,在《捉放曹》、《玉堂春》等一些剧目的伴奏中,大三弦显得浑厚有余,清脆不足。用小三弦伴奏,余音显短,声音且尖。最后马忠昆和宋师父

一起研究,经过反复试听,发现中型三弦声音效果不错,最后定型。令马忠昆欣慰的是,这种中型三弦已经在京剧界中流传开来,甚至在台湾的梨园界也有人用使用。

马忠昆善于动脑筋想办法,他还发明了不锈钢三弦指甲。有一次演出,他在台上弹大阮,一下把指甲弹劈了,只好和别人借了一个指甲继续演出。由此他萌生出用硬质材料制作三弦指甲的想法,最后经过比较,他认为不锈钢三弦指甲最为适宜,并且在伴奏中获得了很好的艺术效果。马忠昆称,他所有的发明创造都是被逼出来的,包括一些乐器的演奏技巧在京剧伴奏中的运用也是因为曲子的需要。

演奏教学 无怨无悔



马忠昆透露,现在他正着手写“京剧唢呐和堂鼓的演奏技法”之类的教材。过去一些京剧教材不过是一些曲牌集,而马忠昆要写得的是凝聚了他一生舞台伴奏经验的教材。马忠昆最大的心愿是把自己积累的经验总结出来传给后人,为中国的国粹艺术尽自己一份力量。

目前马忠昆除了给程派青衣张火丁伴奏外,他把主要经历投放在了教学上。多年来,他执教于中国戏曲学院附中,他希望能多培养一些热爱京剧伴奏事业的学生。

马忠昆在京剧伴奏中常使用的一些乐器有:洪广源制作的京胡、吴氏管乐制作的唢呐、宋广宁的和天津韩师父制作的三弦、冯海成师父制作的紫竹笛、杭州一家乐器厂制作的白竹笛子。他的堂鼓鼓棰有好几种材料的,其中有六道木的、紫檀的和浸胶木的。“这些鼓棰我想收藏,因为干了一辈子了,留个纪念。”马忠昆说:“我对京剧伴奏很有感情,毕竟干了几十年了,我无怨无悔。我还要在这条路上走下去。”

本刊记者 / 孟建军